

三种黑暗

I

这儿有某种逻辑可以追溯，而我
将试着找出它。每当我开始，我
记得的都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洋溢着春日的快乐，在
罗马动物园。在一个天然、宽敞、杂草丛生的地方，
一只熊，像灰熊那么大，直立着，不可战胜，
不饶恕人如同上帝，节奏有如
拉木条的司机——左—右 左—右——
猛击着一个铁门。那门
沉重、闷着、关着 必定是
通往一个黑暗的围栏，一个洞穴，
天然或人工。一分钟又一分钟，走近，走远，
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整个星期天上午，
尽管空气里充满了彩色的气球努力避开着

孩子们，那无可逃避的
节奏却在继续。你想着
铁一般的熊掌抓在铁上。铁会流血吗？
自白痴童年以来世界就已
努力在教导我某种东西。有某种东西
隐藏在黑暗里。熊
正努力进入智慧之黑暗。

II

黑蛇河上游，抛锚在
那黑热带的水上，我们看到
鸬鹚浮出——曲 粗，
无拘，无链，上帝的一个更为玩世不恭的
即席创作，它的黑衬托在夕阳的一片汪洋红中。他
奋力向海游去。河水向西闪着黑光，一条
奶白色的天径劈开丛林向海冲去。
没有人性的东西可见。我们都躺着向海
看去。冰在眼镜上化了。我们愧于
交谈。亚洲远去了。收音机没有开。
我父亲的坟远去了。我们的主人
默默地起身，走了。后来我们看到他，

白盔上留着网状的刻痕，
划着一条白艇驶入一个泻湖
混沌的幽暗之中。那儿苔藓倒伏。后来，
天色黑暗，我们看到他那强有力的灯光
偶尔从旁边的泻湖
刺穿粗大的树干丛晃过来，苔藓的黑暗停顿了。
我们想起了蛇在
滑过粗枝时的声响——溅水声、轻微的嗖嗖声，
水的幽暗。你
寻思你们的主人会作何想
当他关了灯，漂流在午夜的泻湖上。
尽管已远非午夜。到他回来，
他会，你知道，
一言不发地躺在柚木舢板上。你们的女主人
进到船舱里。你们听到
酒瓶塞嘭地一声响。她回来。白酒
在黑暗中幽香四溢。

III

护士还在这儿。接着
不在这儿。你

在这儿但不能肯定
在这突然降临的黑暗中的是你。没事。
一件该死的讨厌事，但也寻常 ——
外科医生刚才这么说。不过是一次彩排，
你對自己說 預演
真實之事。後來。十年？十五年？
明天，只是一場干跑。在
凌晨 5 點鐘，他們會來的。你的手在黑暗中伸
向電視按鈕。老式西貨。
溫徹斯特火苗在夢般的夜里閃着白色。
它与邪恶和美德，与月光照耀的沙漠的
广袤无垠有关。一匹种马，白而闪亮，滑动，
像泼出去的水银，穿过
月光的广袤无垠。仙人掌
黑色的茎，像被遗忘了的梦魇的残存 就近
隐现。行动淡入远方，但
你确信美德将获胜。远远地超出
于尘世，群山高举。雪峰
浮动在月光中。它们漂流
在那不可名状的白光高处。上帝
爱世界。为它之所是。

（选自《经纬》，1980—1984）

有死者的限度

我看到鹰在怀俄明的日落里乘着上升的气流。
它起自针叶林的黝黑，掠过灰色
无仁慈的锯齿丛 掠过白色 升入
清静雪障之上梦般瑰丽的熏光里。

那儿 西边 ——就是特顿山脉。雪峰很快就会
以暗下去的轮廓击碎群星。此刻在何等的高度之上
悬浮着那黑点？金色的眼将越过何等的界限看到
新界限凸出，标志着最后的一抹光线？

或，品味过了那大气的稀薄，它只是
一动不动地悬在濒死的视像里
在清楚它将接受有死者的限度之前，
并荡着进入那大循环的下坠里来恢复

大地的呼吸？岩石的呼吸？腐烂的呼吸？或别的
这类事物，以及我们所攥住的无论何梦的黑暗？

（选自《经纬》，1980—1984）



达科他州上空的不朽

移动的并不是你。是黑暗。

当你懒洋洋松弛，半昏半迷，在大密封舱里，
黑暗的冲撞过去了。此刻在两英寸厚的飞机窗玻璃上，
你抵着眉毛，看见狂怒
无用的黑暗沸腾冲着过去。它进不来。
仿佛你最终成了不朽。

你觉得自己好像猛地泡进了
羔羊的宝血里。你嘲笑癫狂的黑暗。
你嘲笑那远远的，远在下面的小光辉
发着光如同看不见的石头边的一只萤火虫。
也许是达科他州的一座小镇子
那里的人们未曾浸在宝血里。

在一个七月的下午你一度喝得醉熏熏
在那样的一个小镇 电影、餐馆、浸信会教堂
(红砖)游廊、白色的练枪平房，
麦仓高耸。
农场当然总是在漏血。
像极了水银柱达到华氏一百零一度。

此刻突然地透过玻璃 透过黑暗的愤怒 你看到
谁必定在下面，邋遢羊皮上竖着衣领，
猎帽上沾着雪，耳罩耷拉着，
杂事刚办完。但他就是不能让自己进去。
大夫说了他不会活过下个冬天。

她坐在里边，白色的发束整洁如昔，
眯着眼透过眼镜专注于手上的织物。
他知道她的火正在降低，但他不能进去。
他知道若是进去了本可让某物溜走。
他不能站在那儿。因此就凝望着天空的幽暗。
凝望着诸光，绿的和红的，它们践踏着你不朽之黑暗。

(选自《经纬》，1980—1984)

驯 鹿

远 远在向南处 森林发白 不只是
雪白如无垢，而是在白过冰的同时又带着
神秘微蓝的、直直切下的月色，
后者在无阴影的广大里向北吸着气。
如此巨大的空间必定一度
有过湖 而现在 岁月悠远 冰层凝固。

阴影从森林的白里飘移，小
当它们移动在月光刮平处的边缘。变清楚了，
当双筒望远镜调好了焦。
它们似乎飘出自森林的纯净。
单个单个地，在雪尘之上，每一个阴影都现出来了，
每一个
都慢慢地脱离了森林的

白色的匿名性质，每一个沉船
都倾斜着，每一个都抬起脚离开一种黑色就如
一只破雪鞋在移动。我们知道
野兽的脚伸展着像一只雪鞋以支撑
那重量，那长凳膝盖似的尴尬。

头部沉重而摇摆。必定带着唾沫
颌下的须结着冰。肩
笨重地向前，仿佛只有骨才会，内在地，
猜中定数。茸角，
生硬而尴尬地，被某位太初的工匠劈了出来。

我们不知道他们走向何种差事，执行
何种使命。它乃是它们
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它乃是它们的生命。
它们穿过世界并且呼吸着命数。
它们的命数明亮如水晶，纯洁如
一个零度的梦。它们的命数
必定像幸福即便
它们不晓得那名字。

我将双筒望远镜放在生物学家的腿上。他

在研究距离。副飞行员在研究一张地图。他望着
一个罗盘。望着奥秘的刻度盘。我喝咖啡。出于礼
貌，
双筒望远镜被递回给了我。

我失去了那地点。我只找到了空白。

但

它们必定已在移往别处。

（选自《经纬》，1980—1984）

第 一 次

蒙大拿西北，高原村庄，向下延伸的
小路 非出自人力 太窄 枝条
勾着蓝牛仔裤腿部，残桩刮着
长统靴。“别动！”老杰克说。说：“看！”向后
指。“新鲜鹿粪，”他说；“现在还不太多。
接着会有牲畜来，然后是人，然后
什么都来了。”补充：“都在黄昏时
为水而下来。不要动。”

我们止住了。
很快就看见上游的沙洲，
每只麋鹿都走到了适当深的水里，每一只
都安静地站在涟漪里，头部弓向
流水，臀部苍白的斑点

在暮光里清晰地呈现，时不时有
一声响鼻，闪亮地喷洒。

一只大雄鹿，
六只母鹿，一只小鹿。“女孩儿的季节，”老杰克说，
“近了。把他的一伙聚拢，但现在
才开了个头——那只呢是个小伙子。
看看河里那叉角驾在他头上。
可不是一个淘气包！”

淘气包

在远处岸边高举。接着，大的那只，
站在后面好像要计数。“那个叉角，”
杰克说，“他将准备好并加以完善
在第一个愚蠢的年轻雄鹿插进来之前。”

现在，
都到了柳树和刷子般的灌木丛那里，但他
还在等着，头举着，映衬着
远处的雪地，暗黑的披风般的
公鹿肩这时似乎更黑了，鹿角的建筑，
在远处最后一抹雪上，恰与青天构成反差，

平稳又高贵，尖头如叉
刺入铜红的天空宛如，
凭借叉子的气息，来保持，在那铜色的虚空中，巨大的
日焰之火球，现在轻裹在苍穹中。太阳
在转身之前业已接触到雪。

那晚，
在沙洲前头一处宽阔的沙地上，我们扎起了帐篷。
我在夜里醒来，听着远处的嚎声。我看到
星子在静止的水里深远地倒映。以前，我从未见过
一只野生的、公的麋鹿——他那
伟大的头以泰然的
自傲高举 反衬着
上帝自己的苍穹。

（选自《经纬》，1980—1984）

明尼苏达回忆

下午 3 点团团雪片开始
攀上窗棂，而在老厨房里，
白昼之光业已如死亡之梦，用过的
牛奶罐里的水色
清洗着它。雇来的姑娘
摇晃每个锡灯，看还有没有

油。“不像这么暗，”老格莱梅用他从来听不清
的英语，带着浓厚瑞典口音的嘟哝
说：“当一切玩完
我们把老妈拖到厨房
让她死得开心，不让她在被单里
感到那份阴冷，而她还未断气。”
谁想死在比结冰的地面还冷的

床上？若是在地面，他们要用铁镐
才可将你埋掉。

突然地，老苏格弗利德——格莱梅——不见了——或
似乎如此：

就像有时他是这么安静，像是不在，但
现在两个锡灯点燃了，你可以看清。他也许
只是走到外边响应大自然的召唤，暂时外出，
看雪花飘落，飘落，一站就是半小时，
一动不动，沉浸在世界里，像上帝自己世界的
一部分，一个旗杆，一棵光秃秃的树 粪堆 或石头。
到畜棚去了，他们猜测。是啊，总得有人去做。
嗯 牲口还好 你要养牲口，
就得让它们吃好、睡好 用斧柄
凿开水槽上结的冰。

他们堆上了更多的木头，听到钟摆在说
大地吐出最后一口气时会说的话：“滴”和“答”。
但他们听到的并不是他们想听到的。
有人看到了新灯笼。
去拿一个旧的来，杰蒂想。或拿
他的玩具来。大手电筒——他们这么叫它，

他对它喜欢得不得了。接着杰蒂走了，很快又回来。
一只手提着一个旧灯笼，亮着，另一只手
是老格莱梅的玩具——但它灭了
像一只怪异的鲑鱼眼。他用它
用得太多了。她不说一句话，只是尖叫。
她的方格纹毛毯半披着，尖叫着，跑了
出去。他们似乎听而不闻。但喉咙里
都感到了它。尖叫声
跑出了门外，比死还
黑。他们点亮灯笼，两个灯笼，
然后跑，有人提着新的那个。有人
停下来关门。有人
不得不仔细想想。

畜棚里没有人。也没有冰噼啪响。接着到外面——
但如此辽阔的世界里灯笼又顶何用！有人
摔倒了，有什么东西摔碎了，最后一道闪光。更糟的是

现在谁还能看到窗子？
他们分散了 努力去辨认 呼唤着 呼唤着
他们所找之人的名字，或者
只是在呼唤着仿佛窗子会发出声音来答应。